

一支笔

小说精粹

草戒指

(二)

赵希方 编著

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草 戒 指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笔小说精粹(草戒指)/赵希方编著. -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01-2890-4

I. 一… II. 赵… III. 近代-中国-小说
IV. I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342 号

责任编辑:陈凤雄 封面设计:张 娜

草戒指(一)(二)

赵希方 编著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75
字 数 23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5601-2890-4/1·102
全两册定价 57.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目

录

沉 淀	(1)
孤 独	(8)
矮檐下	(10)
不插花的房间	(21)
在毛乌素沙漠南缘	(32)
除夕夜	(54)
曹冲之死	(78)
第二次考试	(91)
丁村的酸梅	(95)
风雪茫茫	(106)
高洁的青松	(120)
告别花都	(146)
孤雁	(174)
过去的事	(197)
草戒指	(210)
和弦	(220)
黑玫瑰	(231)
黑娃照相	(252)
厚土·合坟	(267)

假发下的伤心人	(276)
来客	(293)
恋爱程序	(296)
美少年	(315)
人鼠之战	(330)
明镜台	(346)
鸟叫	(351)
世交	(363)
人同此心	(374)
东西	(385)
“火”车	(397)

一
支
筆
小
說
精
粹





一家小酒家里。

“李成，吃呀吃呀！”李澄宇说，“今天，厉祥庆请客，不吃白不吃。”

厉祥庆有些气的样子说：

“吃冤家的啊！”

两人都笑了。我想他们大概是在逗我呢？

“不，是吃瘟生的。”

两人又笑了。

他俩食欲很好的样子吃开了。我夹了些蔬菜就不动筷了。大约在十分钟里他们就各自灌下了三杯啤酒。厉祥庆说：

“李成吃呀！怎么不吃呢？”

“我真的吃不下。”

“不要想了，没什么意思。不吃总不行的。”

我依旧给了他们一个苦笑。于是，厉祥庆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说：

“来，那么吸烟。”

接过烟，点上，我抽了起来。在这以前，我也抽烟，但那只是为了好玩，偶尔地寻开心。（我吸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初一的时候。）但从那天起，我开始认认真真吸烟了，而且越来越厉害，以至到现在已戒不掉了。其实吸烟并不能让我忘记什么，也没有那种别人说的腾云驾雾的舒服感，或许只是因为感到空虚，想找件事来做做，也可能是当手上夹着一支烟时，会有一种稍稍安定的感觉。到现在，我不想把吸烟与那事做太多相联系，但不能否认的是，我的的确确是从那时开始真正吸烟的。

抽了烟,嘴里会有些异味。刚吸还不习惯,我喝了两杯啤酒。厉祥庆他们又叫了两瓶,再给我倒满,又喝半杯,嘴里的感觉好了些。李澄宇又递上烟,我也不拒绝,生生地又抽了几口,吐出长长的烟气。之后,我不知不觉又说起了昨晚的事。声音低低的。

他俩很专注,也很平静地听着,只是偶尔地插问一两句。他俩都熟悉她,那时我们常在一起玩。后来,越说越远,说到我俩的恋爱以及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断断续续,但每件事都那么清清楚楚。到现在,去说那些事,我知道已是毫无意义了。但说出来会好受些,从朋友那里我也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重要。

他俩默默地听着,说到后来,都觉得有些气愤了,厉祥庆竟孩子气地脱口骂道:

“这个慧女人!”

我笑笑说:

“骂她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在那个小小酒家我们坐了三四个小时,我喝了两瓶啤酒。不多,因为我还不想把自己灌醉,很清醒地出来,舒缓地吐气,看看天,灰蒙蒙的,斜飘着雨丝。都没有带伞,但那么小的雨,我们并不介意。雨飘在熟悉的小路上,三人慢慢地走着,突然我想到了什么,便说:

“我还有些东西在她那里,要用黄鱼车去车回来,明天下午你们和我一起去她家搬来好吗?”

“好的,厉祥庆会骑黄鱼车,车我到单位去借一辆,下班让厉祥庆来骑回家,我们一起去!”李澄宇说。

拖上他们两个,一方面是因为东西确实多了一些。否





则,一辆出租车便可解决问题了。(那时,我和她的关系的确密切了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我想多两个朋友,能为我鼓鼓气,不至使我太过分。现在我不能单独面对她。看到她,或许我又会失态的。

一路无语,三人都沉默着。回到我家刚刚坐定,厉祥庆突然说:

“李成,没有什么的,这种事每个人大约都会遇到的。你们知道,过去我也有过一个朋友,现在不也过来了吗?”

厉祥庆过去的女朋友我们都见过,一副很时髦的打扮。后来不见了,我们问他,他不曾说过什么。我们抬头望着他。他笑了,点好烟,吐一口气,说:

“经历过了,便长大了。会过去的!以前,我曾把爱情看得那么重要,仿佛缺了它便不能生活,现在我晓得,有些东西比它更重要。所以,李成你想开些吧!”

我点点头,但我并没有完全明白。

李澄宇嘻笑着说:

“我没有经历过,算长大吗?”

“不算,你还在吃奶呢?”厉祥庆说。

我微微地笑了,还想着厉祥庆那些有点故作成熟的话。屋里弥漫了许多烟。

“毛姆的《人性的枷索》看过吗?”厉祥庆看过大量的外国翻译小说,他称自己是“述而不作”。

李澄宇和我都没有什么反应,瞪一双大眼,有些茫然的样子。

“菲利浦不也曾被一种爱情困扰、折磨吗?但到后来,不也摆脱了吗?”

这本书几年前我看过,内容已忘了差不多,只是依稀觉得似乎有那么一件事。所以,我对他的话有些似是而非。而且,当时我的心里乱极了,像压了块石头似的沉重(这个俗套的比喻用在这里恰当极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转过来,自然也无法去细想厉祥庆的话。

他们坐了一下午,陪我说着话,有时像是很高兴地说些笑话。但我始终笑不起来。为了感谢他们的好意,我抽着烟,脸上常硬硬地做出些笑来,慢慢地有一种感激的心情涌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两位朋友。

傍晚,他们走了,所有的她又来了。刚才朋友的支撑和鼓励远去之后,我一下子又软弱了下来,倒在床上,流出了泪。

母亲来叫我吃晚饭,我中饭吃饱了,不想吃了,昨晚没睡好,要早点睡了。于是,我脱衣钻进了被子。但哪里睡得着呢?翻来覆去的一片茫然的心伤。时钟敲响十点钟时,睡在隔壁的母亲大约不放心,来到我房间看了我一次。她开灯,见我很安详地睡着,就关上灯走了。

看着母亲的背影,我心里又是一阵难过,眼泪又流了下来。四周黑黑,没有一点声音。

三

第二天傍晚,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了她家。一路小雨,我骑着自行车,厉祥庆、李澄宇在黄鱼车上说笑着。雨打在脸上有些凉意。心里乱得很,有些紧张。我想表现得轻松些,我不能在她面前做出很难过的样子,至少应该做到沉着些。





但很难。厉祥庆、李澄宇不时地和我开着玩笑，他们也想让我不要太紧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笑是假的，或者说很勉强。

越近她家，心情越是沉重，难以名状的沉重。走上楼梯，便是那亭子间。一路上，所有的一切都太熟悉了。马路、街道的林荫树、房屋、楼梯等等等等。现在，我是来和这一切告别的。我尽量不让自己显得难过。

天色已接近全黑了，蒙蒙的细雨悄无声息地下着。我没有掏钥匙，而是敲响了那熟悉的门。连着几下，没有声音。其实上楼前，我就看到小阁楼的灯关着。大约听到了声响，楼上的她的叔叔下来了，还有他的女人，问：

“是谁啊？”

“是我。”

“喔，你啊！她不在，没回来过。”叔叔“喔”得一声，让我听到自己的无用，在他眼里的不屑。

心里慌得很，竭力保持着镇定，说：

“门开一开好吗？我进去拿点东西。”

打开门，我跟着他们进了屋。灯一闪一闪地亮时，我的心也一阵阵地难过。都太熟悉了。厉祥庆、李澄宇跟了进来。窗外显得很黑。叔叔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女人一旁站着。我开始整理东西。“怎么啦？本来不是蛮好的嘛！吵啦？”女人说。

我拉开柜子的抽屉，头抬不起来。我不能看他们的脸：

“没什么。”

说不出太多的话，动作不紧不慢。我让厉祥庆他们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到黄鱼车上。问李澄宇：

“外面雨还下吗？”

“还下。”李澄宇闷闷地回答。

他们看着我们，一脸的轻松。我想，他们大概看出了我的难过，搞清了这场比赛谁是真正的失败者。女人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一下子又回身说道：

“现在的小青年搞不懂哦！”

“车上可以放吗？”我问李澄宇。

“可以。”

那女人又问了我一些话，我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沉默着，只想尽快地干完，尽快地离开。

一支筆小說精粹

下了楼，轻轻雨飘在脸上，我清醒了些。楼上的他们又在议论什么。我让厉祥庆把黄鱼车转个头，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她们，路灯下，十几米远的地方，她们正朝这里走来。不，是她们，两个人，她挽着他，就像过去挽着我一样。我又变得慌张了。

“来来，厉祥庆，把车转个向，李澄宇推一下。”我掩饰着，招呼她们。

其实，厉祥庆也看到了，他瞥我一眼。我头一低，假装用力推车的样子，不让自己流出泪来。她们大约也想到了，用力地拉黄鱼车，终于转过了车头。车上的东西是有些沉。这时，她们已到了我的面前。大约她们已和那男的说过什么，所以，他走过我们面前，并不停下，径直上楼去了。

我看看她，做不出笑来。而她却很怪地笑笑说：

“以后不来啦？还可以再来嘛！”

我知道她恨我打她的那个耳光。她在嘲弄我。我不愿说什么，到了现在，早已什么都不能挽留了，索性让她说个够





吧！这样想着，我竟露出了一个笑容，推着自行车，我们要走了。

“以后常来啊！”背后又传来她狠狠的声音。

忽然，我又想到了什么，转身叫住了正要进门的她，沉沉地说。

“钥匙给你。”

说着，把钥匙扔向了她。她没有反应过来。手接得慢了，钥匙落到地上，轻轻地跳了一下，“叮”的一声，贴在湿湿的水门汀上。

我们朝回骑了，雨一点点一点点变大，变成一粒粒的水珠。快到家时，又变小了。依旧是蒙蒙的。我抹一把脸，顶着风用力地蹬车。厉祥庆说：

“回去是顶风！偏偏雨又大！”

“是你运气好，让你练练身体。”李澄宇说。

我淡淡地笑了，心里像是轻松了些。

回到家，放好东西，我们去了同心路上的那家小酒家，喝许多酒，抽了很多烟。这一天，他们一直陪了我很晚才各自回家。

以后几个星期，厉祥庆、李澄宇他们每天都来坐坐。有时是一起来，有时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陪我度过了这段难过的时光。

伤心的事过去了，初想起时，实在难以忍受，但一点点的长大，看见了其他朋友们的经历，我有些明白了厉祥庆说的那些话：这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必把它看得那么重要，而且，也正是有了一些这样的经历，我们才会渐渐地长大。

草戒指

1

他和影儿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有很多很绿的树，它们错落有致，各自生长，彼此独立着分享着阳光和空气。

那时他们很小，他带着影儿漫山遍野的跑，跑去逮野兔，跑去摘果子，跑去看红的染血的山茶花。那是一个透明的岁月，没有一粒尘落在里面，微波一样，他们的心就会跟着荡上几荡，纯净悠扬。

影儿的手很巧，她会用纤细的草儿编出各种美丽的事物，有绽放的花朵，有活蹦乱跳的蚱蜢，也有一栋栋的小房子。他总是喜欢看她编东西，那仔细劲啊，就好比在看一年才放映一次的大电影，眼珠子一动不动，生怕稍不留神就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有一次他们在玩结婚的游戏，周围的小伙伴们把大把大把的山茶花抛向空中，口里喊着：结婚了，结婚喽，新娘新郎入洞房喽。他就牵起影儿的小手，在花雨中穿行，嘴翘的高高的，一幅得意的神情。

这时，一个调皮的小小子突然喊了一句：新郎新娘得亲





嘴,那样才是入洞房呢!

就是就是,新郎新娘得亲嘴。亲嘴!亲嘴!亲嘴……他们开始起哄,闹个不停。

他望着影,她的脸早已红了,红的和空中飞舞的山茶花一样,美丽可人。他的心在蹦蹦跳,可是影儿那娇滴滴的小模样却很是让他动容。他鼓了鼓勇气,一把扭过她的小脸蛋,狠狠的亲了一口。“吱”,那一声很脆也很响。

“哗”,他们大笑起来,有的捂着肚子笑,有的在地上转圈圈儿,有的还流出了眼泪,一个个的洋相尽现。他们笑可不要紧,影儿却是真的急了。他开始跑,捂着脸没命的跑。她的这一举动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他们一时都失了神,木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说不出话来。他愣了一下,心里想,是不是影儿生我气了?是不是哭了?是不是回家告我父母的状去了?他想着想着,开始害怕,撒起丫子风也似的追了下去。

在一片茂密的胡杨林里他追到了她。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角,把她抱住。他大口的喘着粗气,眼盯着她。她也喘着,嘴唇有些发白,可脸依旧红彤彤的。

影儿,你生我气了?他问。

……

你真的要告诉我的爹妈去?他开始有点焦急。

……影儿依旧不说话。

行行好吧,影儿,算哥错了,行不?你要什么哥都给你。他开始央求她。

哥哥,你喜欢影儿吗?

哦?

喜欢吗？她把头低下去，手里玩弄着衣襟，秋风吹来，她的小羊角辫在空中胡乱的飘零。

喜欢，呵呵。他开始傻笑，心里甜甜的。

这时，她把手伸向了兜，掏出一个物件来。她攥在手里，不让他看。

哥哥，你闭上眼睛。她说。

他没说什么，乖乖的就把眼睛闭上了。

她把那物件往他手里一塞，然后掂起脚来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撒腿就跑。

他又愣了，慌忙睁开眼睛，掌心是一枚戒指，草编的精致的戒指。

2

日月如梭，他们转眼间就成了大闺女、大小子，而他们的感情也像埋在地下的女儿红一样，越醇越粘。

这年高考，他以出色的成绩考到了北京的一所著名高校。而影却落榜了。当影儿鼓起诺大的勇气想再读一年学的时候却得到了他父母坚决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地里的活太忙，他们老俩照顾不过来。可影儿心里却和明镜一样，她是知道的，她是女儿身，将来得嫁人，是泼出去的水，是赔钱货，父母把她留在身边无非就是想让她多帮几年忙，以后她嫁出去了，她对父母还能有什么用呢？可争辩是没用的，小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影儿伤心透了，她整天以泪洗面，渐渐的瘦了下去。

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开始天天找影儿出去玩，带



她到河里捉鱼，然后亲手做好鱼汤喂她喝；带她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给她讲好笑的故事，讲人生的哲理；带她到清幽的山谷，用他嘹亮的嗓子唱康定情歌，唱到兴起处还要她和他一起唱。

一天，他和她爬上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顶。他们俯瞰下去，秋天的山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香味，红色的山茶，郁郁葱葱的白桦，还有躲在林子里尽情欢笑的鸟儿，把那份强烈炽热的生命力量展现的一览无疑。

他指着即将落幕的夕阳说，美吗？

恩。她的眼睛中闪着阳光，金灿灿的。

我喊一句，你跟着我就要喊一句，他说。

啊？

失败，失败你又算得了什么？他突然大喊起来。

……她木在那里，不知怎得了。

喊啊，跟着我，他大叫着。

失败，失败你又算得了什么。她也大喊起来。

我们要坚强，我们会用生命的阳光把你打败。

我们要坚强，我们会用生命的阳光把你打败。影儿喊着，她只觉得她胸中的一股晦气全部得到了释放，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鲜活的生气。那气顺着她的嘴涌进她的胃，再接着散遍全身，她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劲，用不完的劲。

影儿，我爱你。他又接着喊，这一声似乎用尽了他吃奶的力气，声音在山涧一次又一次的回绕，久久不能散去。

她的眼睛湿润了。她看着阳光下的他，那张冷酷刚毅的面孔，那份自在洒脱的成熟，那种桀骜不逊的自信，那，是她儿时便喜欢的男人。她走过去，把头轻轻的放在他的肩膀，

草
戒
指

感受着他的温暖。

他扭过头,用手轻轻抬起她的下巴,说,答应我,影儿,等我回来,我们结婚。

恩,等你。她深情的望着他,把头埋进了他的怀抱……

站台前,火车的汽笛拉响了。他一个劲的晃动着双手,示意让她回去。她不管,她只是跑,没命的追着火车,大叫着,我爱你,我等你回来,我……

他望着她,眼眶中的泪打着提溜。直到火车驶出车站,她的影子化做一个小点,他才把身子放到了座位。他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他把手伸向了裤兜里,紧紧的攥着一个盒子,紧紧的攥着。

3

北京,一个富豪奢华的大都市。作为他,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来讲,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也都是陌生的。初到学校,他看到了穿着超短裙的漂亮姑娘,留着大辫子的艺术家,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而他自己的行头呢?土黄色的灰布裤子,四个兜那种老式的上衣,还有早已绝迹的解放鞋。他望着这一切,他开始自卑,一种极度的压抑感布满全身。虽然同学们并没有什么瞧不起他的意思,而他自己却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他开始奋发努力,锻炼自己的口才,应聘家教,竞争加入学生会。他是知道的,只有自己干出了成绩,他才能被人看得起,他才能摆脱这种穷酸的习气。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和影儿的感情,他不断的给

